

夫妻回家，必須要辭謝。「小生白」槐陰樹已走過了。「七姐白」爲人不能忘却根本，轉行幾步。「小生白」行來已是槐陰樹下。先前我夫妻成婚之時，多蒙你做月老紅媒；今日回家，辭謝與你。妻呀，你也要上前辭謝。「七姐白」妻子懷孕在身，不能低頭下拜。「小生白」槐陰樹，我妻身懷有孕，不能低頭下拜，我與娘子代拜一揖。「七姐白」夫呀，天氣炎熱，各搬石頭打坐一時。坐下。夫呀，你在傅府，誰人待你好？那個待你高？「小生白」員外待我好，公子待我高。「七姐白」怎見得？「小生白」起程辦得饒行美酒。「七姐白」我夫可寬飲幾盃？「小生白」我一盃未飲。「七姐白」你當面扯謊，臉帶桃紅。「小生白」待我觀看。「七姐白」夫呀，荒郊之外，一無清泉，二無明鏡，自己怎能觀到自己容顏？「小生白」是呀！妻你在傅府，那個待你好，那個待你高？「七姐白」奶奶待我好，小姐待我高。起程也辦有饒行美酒，我一盃未飲。「小生白」妻呀！平常有百盃之量，今日爲何一盃不飲？「七姐白」我夫有所不知，爺娘今日生壽，戒酒百日。「小生白」哈，不是我妻提起來，我倒忘却了。告別一時。「七姐白」夫往那裏去？「小生白」我上街多買壽桃壽果，與岳父岳母添壽。「七姐白」豈不花費我夫銀錢？在此望空一拜也就夠了。「小生白」岳父岳母二老在上，今日壽誕之日，受子婿大拜一拜。願岳父岳母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都活一百二十歲。「七姐白」天呀！「小生白」呀，我說一百二十歲，還要添？難道要我的不成？我就與你添添。「七姐白」想我今日與他分別，他不知不曉，不免取下金釵，變一對鴛鴦鳥打動於他。天靈靈，地靈靈，鴛鴦鳥出現。「小生白」河坡一對什麼鳥？「七姐白」是鴛鴦鳥。「小生白」那雌鴛鴦鳥爲何低頭落

淚？〔七姐白〕想那雌鴛鴦乃是仙鳥，它要上天，因此低頭落淚。待妻叫來：雌鴛鴦，雌鴛鴦，你與雄鴛鴦一對恩愛；今日你要上天，你還不走？〔小生白〕那雄鴛鴦爲何不上天？〔七姐白〕雌鴛鴦是一仙鳥，我是一仙女，故而叫得它上天；你是凡人，它是凡鳥，你叫它不應。〔小生白〕待我叫來。雄鴛鴦，你與雌鴛鴦一對恩愛，今日雌鴛鴦上天，你爲何不去待我搬石塊打它上天？〔七姐白〕夫呀，你有所不知，妻子是仙女，要得它上天；你是凡體，怎樣叫它上天？〔小生白〕笑話，你是一仙女，爲夫豈不是一大羅仙男？〔七姐白〕妻子不是仙女，一夜怎織十匹綾羅？〔小生白〕我妻今日說話，爲何變臉變色？〔七姐白〕董郎夫呀，奴乃上天七仙女，父王因你行孝，差奴下凡相配，只限百天。今日期限已滿，你我要分別了。〔含哭，小生唱〕

要分別，要分別，哭得董永淚悲切，娘子一去實難捨，實難捨，又難別！

〔白〕你與我分別，我去找主婚老兒。〔七姐白〕他是太白李金星。〔小生白〕不好了！〔唱〕李長庚，李長庚，哭的董永淚雙淋，娘子一去實難捨，實難捨，又難分！

〔白〕娘子，我要算日期；算來算去，只有九十八天。〔七姐白〕來一天，去一天。〔小生唱〕來一天，去一天，哭得董永淚雙漣，腰中取出攔腰劍，斬斷鴛鴦拋兩邊。

〔白〕我去找槐陰樹。〔七姐白〕他是啞木頭。〔小生唱〕

啞木頭來啞木頭，叫之不應淚雙流。用手帶住娘子手，你帶爲夫一路修。〔七姐唱〕

七姐一步趨上前，妻子有言聽心間。南天門上火光現，四值功曹把旨宣。午時不回就要斬，天條律法不容寬。狠着心腸來割斷，脚踩祥雲飛上天。捨不得董郎往下看，我夫跌倒大路邊。我夫路旁暈迷了，急的七姐難在心苗，低下頭來生計巧，我不免寫書信夫帶身腰。中途路無有紙如何是好？我不免扯腰裙當作紙料；扯腰裙還無有文房四寶，我不免破中指當作羊毫。狠心來把中指咬，中指連心痛難熬。上寫道：董郎夫妻子拜倒，拜上了我的夫仔細觀瞧，父王聽你多行孝，命我下凡配百朝。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難丟拋。自那日配夫妻多和好，妻懷有孕在身腰，是男是女不知曉，生下地來見分明；生下兒來叫仲舒，生下女兒留天庭。白扇一柄無價寶，送與我夫進貢當朝；進京萬歲愛珠寶，官大官小榮耀在朝。我夫打馬鵲橋到，鵲橋上把子來交。若想夫妻同到老，傅家小姐續鸞膠。我本當將血書往前表，血乾力盡痛難熬！眼看午時三刻到，辭董郎別我夫，歸上天曹。

〔白〕夫吓！〔哭下〕〔生唱〕

暈迷了來暈迷了，不由董永跌在荒郊。推開二目把妻找，路邊出現羅裙一條。羅裙上寫有血表，一字字一行行仔細觀瞧，上寫着（同前）看書信看得我心如刀攪，哭得董永淚嘩啣。家門不遠傅府到，請出傅爺把兒開消。

〔老生上白〕我兒回來了，不知你娘子那裏去了？〔小生白〕娘子中途拋別與我。〔老生白〕她乃仙家，怎配凡體？今乃大比之年，我兒上京求名，在此等候。兒呀！行李交與你，〔小生白〕即刻便登程。〔老生白〕

去時春三月，〔小生白〕回來滿地金。告辭了。〔下〕〔老生白〕我兒上京都，等他信回頭。〔下〕

〔太監衆上，監白〕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要說真富貴，誰比帝王家？只因國母染病龍床，咱奉聖旨招天下珍寶，孩子們！〔衆白〕有。〔監〕齊到進寶亭，有榜文一張，貼在門外，有人揭榜，速報咱知。〔小生上白〕離了家門地，來在進寶亭，待我揭榜。〔監白〕傳揭榜人告進。〔小生白〕報，揭榜人拜見公公。〔監白〕進寶人家住那裏，姓甚名誰？進的何物？一一說來。〔小生白〕家住丹陽縣，姓董名永，進來十匹花綾，寶扇一柄，公公請看。〔監白〕原來無價之寶，待咱家奉與聖上。〔小生下〕〔監白〕起道上朝，來在金階地，把本奏君知萬歲。〔內白同下本〕〔監白〕謝萬歲。〔衆下〕〔小生上白〕公公去奏本，來到封官亭。〔監衆上白〕聖旨下，跪聽宣讀，詔曰：國母見寶，病體痊癒，聖上見喜，封你解寶狀元。丹陽縣改做孝感縣，落鵲橋改做會緣橋，橋頭造作仙姑廟，用松香木雕成仙姑神像，賜你南香三枝，早灼香，晚換水。聖旨讀罷，望闕謝恩。〔小生白〕謝萬歲。〔監白〕上殿繳旨。〔小生白〕送過公公。〔監衆下〕〔小生白〕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帶馬。〔下〕〔童女引七姐上唱〕

今奉玉旨下塵池，我與董郎配合百日。斗牛宮內生一子，送把董郎接續宗枝。童女帶路仙姑廟裏，遠觀董郎把香提。〔衆引小生上唱〕

有本院來至在仙姑大廟，這庵宇何人修？真有功勞，這一廂掛的是三星拱照，那一廂掛的是四大功曹。覲不見佛像滿帳找，這佛祖像我妻不差分毫。走向前來把娘子抱。〔七姐唱〕

把夫推跌在落鵲橋。只見我夫戴紗帽，只見我夫穿紅袍。童女與我把子交，夫妻見面這一朝。（童女引七姐下。
小生唱）

昏迷了來昏迷了，不由董永跌一交。推開二目抬頭看，只見娘子把子交。人來與我快開道，見過恩爺說根苗。

〔衆引下〕

〔老生上白〕眼觀旌旂起，耳聽好消息。（衆引生上）〔衆白〕報下，狀元回府。（老生白）動樂有請。我兒上京，果然只等榮耀。我有一言，不便出口。（小生白）恩爺有何金言？當面請講。（老生白）家有小女，尙未婚配，心想許狀元公，料無推托。（小生白）前恩未報，這就不敢。（老生白）女兒那裏？這有落鵲橋姐姐交來一子，帶在身邊撫養。將你終身許配狀元公。前堂拜過，後堂有宴，大家同飲。（同下）

〔據安徽安慶坤記書局刊本，高河埠順義堂刊本彙訂。〕

槐陰會（原題「槐容會」或「華容會」）

（湖南花鼓）

〔生上引〕爹娘雙亡，怎不由人淚悲哀！〔白〕頭戴方巾四角叉，衣衫破爛總難遮，半升老米要錢買，滿腹文章充飢渴？貧生董永。一雙爹娘亡過，無有棺木安葬，只得將身典到傅家。今來又是上工之期，難捨一雙靈位，只得敬秉香燭，祭上一奠。

〔哀子〕母親娘，哎喲喲，我那母親，哎喲喲！〔一字調起唱〕

一見靈位好傷心！珠淚淋淋往下傾。你的兒想得無計路，將身典到傅家門。今來又是上工期，難捨爹娘又難離，你的兒哭得如酒醉。那有人死又還魂？施拜一禮陽關路，要到傅家去上工。〔收板〕小董永出門來心中思嘆，思嘆起我的娘珠淚不乾！想人生在世上何爲四孝？父的骨母的肉價值千毫。埋了父葬了母黃金落窰，不埋父不埋母孝在那條？身背包裏往前走，要到傅家去上工。〔下〕

〔旦上白〕吾奉玉旨把奴差，麻姑七仙下天台。荷花池中生貴水，丹桂樹上結蟠龍。奴家麻姑七仙，昨日王母蟠桃大會，在雲中觀看董永有行孝之意，衆仙降下罪來，差奴下凡，與行孝董永有百日夫妻之分；百日一滿，還歸天庭。東邊一朵紫雲起，西邊一朵紫雲開，兩朵紫雲齊合彩，麻姑七仙下天台。〔唱〕

奴是麻姑七仙家，領奉玉旨下天台，駕朵紅雲紅似火，駕朵白雲白如銀，駕一朵青雲青如水，駕一朵藍雲藍如靛，駕一朵黃雲黃如金，五色祥雲齊駕起，下凡配合董相公。撥看雲頭往下看，槐陰就在目前存。收了雲頭退下霧，轉身跳在是槐陰。

〔收板白〕少待，在此已是槐陰，想我與行孝董永百日夫妻，無人與我爲媒作伐，不免叫土神前來與我爲媒作伐。說話之間，土神那裏？〔土神上白〕土地神聖，有些威靈，隱惡揚善，奏與天庭。吾乃槐陰土地。仙姑在上，土神叩見。〔且白〕不消！免禮，站過一廂。〔土白〕謝過仙姑。喚土神前來，有何使用？〔且白〕叫你前來非爲別事。我與行孝董永百日夫妻，無人與我爲媒作伐，不免叫你前來與我爲媒作伐。〔土白〕想土地神官小了。〔且白〕說什麼官小了，只要我夫妻成親，封你南天門土地就是。〔土白〕仙姑這等模樣怎樣去得？〔且白〕要怎樣？〔土白〕你要將仙體退下七分，留上三分，方可去得。〔且白〕待我變來。八仙過海，〔土白〕各顯神通。〔且白〕一變二變，本身不見；三變四變，變得儼然。有人知道我乃麻姑七仙，無人知道我乃一位民間女子。土神，這個模樣可以去得？〔土白〕這個模樣方可去得。〔且白〕一言吩咐你，〔土白〕千金不敢移。〔且白〕若還有差錯？〔且白〕耳聽好消息。〔且白〕遠觀董永來也，在此等候。〔生上唱〕

身背包裹往前行，要到傅家去上工，不覺來此是槐陰。站在槐陰抬頭看，又只見一娘子攔在路旁，我不見那娘子，轉去了罷。

〔旦白〕君子哥留步。〔生唱〕

又聽得小娘子喊叫一聲，不由得小董永大吃一驚，我本當上前去將她問，我與她男女交言不便行。我不免站在此間等，問我一言答一聲。

〔旦白〕君子哥請見一禮。〔生白〕小娘子，我與你人面生不熟，那來見禮？〔旦白〕君子哥，人將禮義爲先，樹將花果爲園。〔生白〕看在我花果面上，有禮相還。〔旦白〕君子哥，那裏而來？〔生白〕家鄉而來。〔旦白〕你往那路而去？〔生白〕我往傅家上工而去。〔旦白〕你怎麼不走上？〔生白〕上說自隔山。〔旦白〕你怎麼不走下？〔生白〕下說自隔水。〔旦白〕來來來，走中間而去。〔生白〕中間又被小娘子攔住去路。〔旦白〕且問君子哥家住那裏？姓甚名誰？〔生白〕小娘子好不無禮，我未曾問你的姓名，你反來問我的名姓。且問小娘子家住那裏？姓甚名誰？〔旦白〕君子哥要問奴的家住所自，奴這裏有有有呀。〔唱〕

站在槐陰把話講，尊聲君子聽端詳。家住又在此間地，張家莊上有家門。爹爹有名張員外，母親康氏老安人，上無兄來下無弟，單生奴家張秀英。天不容我的娘早年喪命，娶下晚母心不公，每日裏將奴來拷打，今日裏將奴趕出門。奴的苦楚說不盡，略表幾句君子聽。且問君子名和姓？

〔白〕且問君子哥家住那裏？姓甚名誰？〔生白〕小娘子要問我的名姓，一言你且聽道。〔唱〕

站在槐陰把話講，尊聲娘子聽分明。家住黃州孝感縣，董家莊上有家門。爹爹有名董白林，母親吃齋老安人，

上無兄來下無弟，單生貧窮董永身。天不容我的娘早年喪命，無有棺木葬娘親，貧生想得無計路，將身典當傅家門。今乃又是償工期，難捨靈位又難離。我的苦楚說不盡，略表幾句娘子聽。娘子讓開陽關路，等我傅家去上工。（旦唱）

聽一言來喜在心，原是來的董相公！男子無妻身無主，女子無夫身無靠，君子哥莫嫌我容貌醜，我與你結合百年春。（生唱）

小娘子說話不中聽，貧生言來聽分明。招郎要招王孫公子，莫招貧窮董永身。招了公子得長久，招了貧窮不久長。娘子讓開陽關路，要往傅家去上工。（旦唱）

君子哥不必來推却，奴家言來聽端詳。招郎不招王孫公子，要招貧窮董相公。招了公子不長久，招了貧窮得久長。君子哥不必來推却，定要與你結爲婚。（生唱）

小娘子說話不中聽，貧生言來聽分明。男子要學張公忍，女子要學觀世音。張公百忍修行好，觀世音修行坐蓮台。娘子讓開陽關路，要與我成婚萬不能。（旦唱）

君子哥不必講古人，奴有古人對你論。昔日呂洞賓下仙山，鐵板橋前度牡丹，仙家也有成婚配，何況你我兩凡人。君子哥不必來推却，要想脫身萬不能。（生唱）

聽一言來怒氣衝。

（旦白）君子哥敢莫要打奴？（生白）沒有打人之手。（旦白）敢莫要罵奴？（生白）沒有罵人之口。

〔旦白〕一不打，二不罵，把奴怎樣？〔生白〕有幾句淡話，但不知聽與不聽。〔旦白〕君子哥請講。〔生白〕小娘子且聽：魯男子過門不入，柳下惠坐懷不亂，漢關公秉燭達旦，伯邑考把琴彈。〔唱〕

我勸娘子嫁別人，我勸娘子嫁別人。

〔旦白〕君子哥，只由得你訴，不由得我訴？〔生白〕小娘子訴我何來？〔旦白〕君子哥，你知道前面什麼所在？〔生白〕前面不過鄉戶人家所在。〔旦白〕既知道鄉戶人家所在，青天白日，你乃是拐帶人口。〔生白〕小娘子只由得你訴，不由得我訴？〔旦白〕君子哥訴我何來？〔生白〕你知道前面什麼所在？〔旦白〕前面也不過是鄉戶人家所在。〔生白〕既知道鄉戶人家所在，青天白日，你乃背夫逃走。〔旦白〕拐帶人口，拐帶人口！〔生白〕小娘子，想我貧窮，豈永有拐帶二字？我要前去訴來。〔旦白〕我却不信。〔生白〕我要跪。〔旦白〕我要對。〔生白〕天地神明，日月三光！想我貧窮，豈永有拐帶二字，天厭之，天厭之！〔旦白〕天地神明，日月三光！我與君子哥拜堂，天長地久，地久天長！君子哥跪在此間做甚麼？〔生白〕我在此評心。小娘子你在此間做甚麼？〔旦白〕我在成親。〔生白〕你與那個成親？〔旦白〕我與君子哥成親。〔生白〕我怕你好不胡論。〔旦白〕夫妻成親，莫說是湖廣，就是武昌、漢陽，都要去的。〔生白〕我怕你好不見廉恥。〔旦白〕要問奴的年紀，二八一十六歲。〔生白〕我看你好不汗氣。〔旦白〕到了夜晚，自然要睡去。〔生白〕我看你怎麼得起來？〔旦白〕我要君子哥叫奴一聲，我就起來。〔生白〕小娘子起來！〔旦白〕那個不曉得我！小娘子要叫一聲「小娘子我的妻！」我才起來。〔生白〕那一個

叫你一聲「小娘子我的妻起來！」（旦白）夫君不要叫，妻子起來了。（生白）你看她「就湯下麵」

〔唱〕

站在槐陰把話講，尊聲娘子聽端詳。天上無雲不下雨，地下無媒不成親。你有三媒和六證，我與你結合枕邊情。若無三媒並六證，要想成親萬不能。（旦唱）

站在槐陰把話講，尊聲君子聽分明。天上無雲要下雨，地下無媒要成親。君子哥問我要媒證，槐陰與我做媒人。

〔生白〕小娘子，這槐陰樹怎麼講得話？（旦白）千年古樹，怎麼講不得話？（生白）這槐陰樹怎麼做

得媒？（旦白）千年古樹，怎麼做不得媒？（生白）小娘子，待我前去叫叫來。（旦白）君子哥且慢着，待

奴前去叫來。槐陰樹！（土內白）有！（生白）小娘子好不無禮，這世界上只有自買自賣，那有自叫自

應的道理？（旦白）君子你却不信，你前去叫來！（生白）小娘子倘若叫得應？（旦白）夫妻成就。（生

白）倘若叫不應？（旦白）你去，奴歸。（生白）小娘子說話只要言而有信。（旦白）豈肯失信於你。（生

白）少待。想我貧窮，永有了脫身之計。槐陰樹，別人叫你千叫千應，貧生董永叫你，一聲莫應。槐陰樹！

〔土內白〕有！（生白）你與我做媒？（土白）作得媒。（生白）你與我作伐？（土白）做得伐。（生白）這

又被你害了！（土白）這個，好事，不害你。（旦白）夫呀，害得你不虧。（生白）冤枉！你與我拜起來。（唱）

夫妻雙雙拜槐陰，妻呀！（旦唱）

拜過槐陰老媒人，夫呀！〔生唱〕

夫妻日後有好處，妻呀！〔旦唱〕

重修廟宇換金身。夫呀！〔生唱〕

拜罷槐陰抽起身，夫妻雙雙去上工。

〔旦〕小娘子請來對禮。〔旦白〕此禮爲何？〔生白〕白鶴乘來九重天，〔旦白〕槐陰樹下配良緣。〔生

白〕夫妻日後身榮貴，〔旦白〕駕馬高官點狀元。〔土白〕你在怎講？〔旦白〕點狀元。〔生白〕好一個

點狀元！哪哈哈，娘子請了。〔旦白〕夫君請了。〔生白〕我那爹娘！〔旦白〕我那公婆！〔生白〕小娘子，你

好不無禮！我在這裏哭我爹娘，你在那裏哭你的公婆。〔旦白〕君子哥，我與你夫妻成就，你的爹娘，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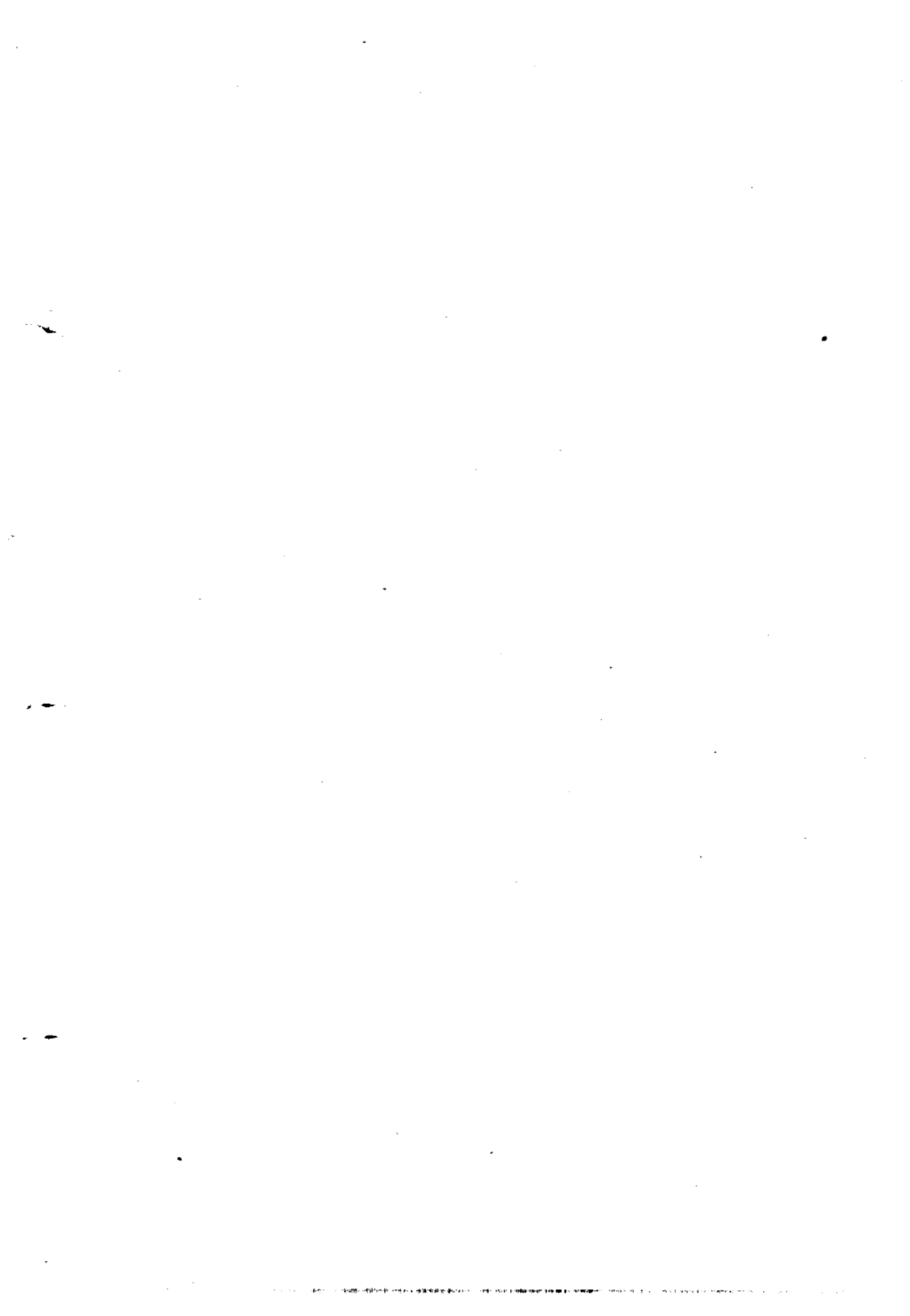
是我的公婆。〔生白〕我與你夫妻成就，你的公婆，又是我的爹娘；我的爹娘，又是你的公婆。〔旦白〕正

是。〔生白〕小娘子請了。〔旦白〕夫君請了。〔生白〕母親，娘，罷了！〔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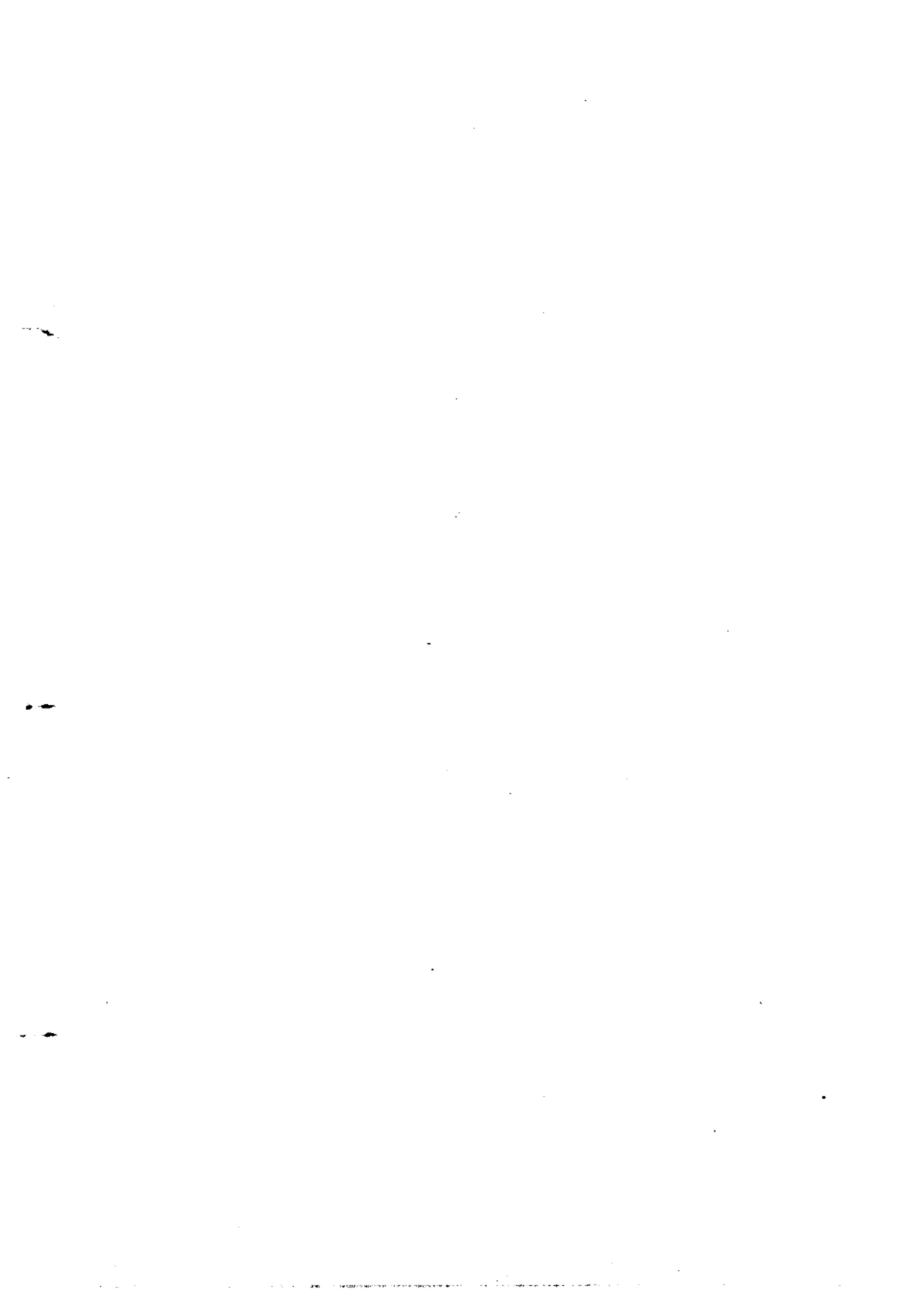
〔據清末湖南益陽頭堡文元堂刊本校訂。〕

下卷
沉香集





寶
卷



沉香寶卷

且說沉香寶卷，出在漢室靖王之後，景帝天子年間。有家富翁，名喚劉光瑞，百萬家財，卽少後代也。

家住山東青州府，

安丘縣內長生身，

積攢有錢稱百萬，

院君李氏老夫人。

高堂大屋多齊整，

樓臺殿閣接青雲，

家中富貴不必說，

只因無子不稱心。

迅速光陰容易過，

院君有孕在其身，

正遇新春元宵節，

巧遇十五子時生。

生下官人多歡喜，

取名就叫劉向身。

一週二歲容易過，

三週四歲易長成。

五六歲時知分曉，

七歲攻書讀聖文；

迅速光陰容易過，

鬻門秀士中在身。

此時正交十六歲，

一心要去跳龍門，

將言說與員外道：

「孩兒要去取功名。」

院君即便回言答：

「吾兒今日聽原因，

父母年老無所靠，

倚靠孩兒管家門；

千里爲官圖名利，

不如在家奉雙親。」

劉向聽說回言答：

「母親在上聽原因，

十年窗下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聞。

我家雖有千金寶，

總是寒門白衣人，

求取一官并半職，

改造門戶做貴人。」

院君此時留不住，

收拾孩兒就動身，

吩咐安童人二個：

「路上做事要當心！」

箱中取出沉香寶，

付與孩兒帶在身。

「上有日月乾坤照，

下有山河八卦形，

在身帶上無價寶，

狀元必中吾兒身。」

劉向取了沉香寶，

拜別爹娘上京城，

今日正遇黃道日，

風和日暖趕路程。

一路行程來得快，

前面見一廟堂門，

此時下馬廟中去，

焚香禮拜求神明。

且說劉向到廟焚香丟筭，却遇華岳娘娘不在廟堂之中。八月中秋，蟠桃會上王母娘娘壽誕良日，上、中、下神

仙盡到瑤池拜壽。此時判官小鬼難定此筭，故此將筭片揭起虛空。那劉向大怒一聲，將帳簾扯開，觀看一位

女靈神也。

劉向一見女靈神，

題詩四句壁中存：

「紅紅綠綠一神明，

泥塑木雕金裝成，

喉中若有三分氣，

配做同床合被人。」

題詩已畢抽身起，

急忙前邊上路行。

在路走行三五里，

華岳娘娘轉回程；

下落雲頭來進廟，

不覺心中吃一驚：

「墨蹟未乾詩四句，

分明調戲奴奴身！」

判官小鬼驚呆了，

慌忙告稟一椿情：

「有一秀士名劉向，

山東青州府內人，

上京求取功名事，

來到華山求夫人。

娘娘去赴蟠桃會，

虛空揭起筭片身，

秀才此時心大怒，

壁上題詩罵夫人。」

神靈見說心發怒，

花容變作夜叉形，

脚下騰雲來得快，

要捉劉向題詩人。

忙下一見劉向面：

「毫光直透好郎君！

好比仙童重出世，

猶如宋玉再還魂。」

神明見了心歡喜，
仙家也要起凡心。
「欲要將他來斬死，
可惜一個風流人！」

此人中我心中意，
生同羅帳死同坟。
回身急去問月老，
「婚姻簿上查分明。」

月裏老人忙查看，
「大仙正配姓劉人。」
周公之禮生貴子，
好與劉家做後人。」

仙女見說心歡喜，
辭別月老就動身。
今宵就要成親事，
顯一神通妙法靈。

前面一塊荒郊處，
化作仙莊多齊整，
前造高廳後造樓，
花園再造看花亭；

諸般景緻說不盡，
珠簾高掛甚分明。
又將使女來變化，
化作梅香四個人。

娘娘變來多文雅，
天仙女子下凡塵。
此時口內來念咒，
雷雨風聲好驚人，

劉向唬得魂飛散，
便把安童叫幾聲。

且說劉向忽聽雷聲電閃，霹靂喧轟，急得秀才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急忙抬頭一看，只見隱隱一個村莊，只得上前，便道：「老公公，我們路逢大雨，却借貴莊，求公公通報一聲。」門公忙去通報。開了正門，「請相公裏邊坐！」梅香送過香茗，娘娘上前與秀才作禮，分賓而坐，便問：「相公尊姓？家住那裏？年方多少？說來吾聽也。」

劉向一言說真情，
「小姐在上聽原因，
家住山東青州府，
安丘縣內我生身，

父親百萬稱員外，
母親李氏老安人，
學生名字叫劉向，
年方十八歲新春。

請問小姐年多少？
滿身孝服爲何因？
仙女聽說回言答，
「相公在上聽奴因。」

爹也死來娘也故，
年方十八未配婚，
秀才不嫌奴貌醜，
與你結爲夫婦情。」

劉向聽說回言答：

「小姐今日聽原因：

吾今要往京都去，

求取功名再應允。

多謝小姐來抬舉，

另配婚姻求高親。

家中還有爹和母，

娶妻不稟罪不輕。」

仙女聽說心大怒，

罵聲：「相公藐視人！」

吩咐梅香人四個：

「將他三人打出門！」

劉向聽說忙上路，

不管高低路不平。

不宣劉向去逃生；

再宣仙女顯威靈：

頭上金釵只一指，

變作花斑老虎身；

就拿汗巾吹口氣，

一條大蛇變成形；

香爐一只空中丟，

變成高山接青雲；

脫下綉鞋望上去，

化作黃河萬丈深。

主僕三人忙趕路，

一陣狂風怕殺人，

路邊跳出花斑虎，

張牙舞爪要吃人，

劉向一見心驚怕，

一條惡蛇路中存，

口似血盆牙如劍，

伸頭只要囫圇吞。

急急忙忙小路走，

高山擋住不能行；

轉過山脚忙尋路，

萬丈黃河海樣深。

秀才看見魂飛散，

安童唬得失三魂，

「東南西北無走處，

不如回轉倒安寧。」

且說劉向又進廳堂，見了小姐，深深作禮，說道：「小姐，冒犯了，伏乞恕罪！」仙女道：「既去何來？」劉向道：

「前有猛虎，後有惡蛇，左有高山，右有黃河，唬得我走頭無路，好生驚怕！只得回轉貴府，懇求小姐，大發慈心，

即承美意，應允成親也。」

仙女聽說喜歡心，

吩咐家人辦事情。

臺上擺上團圓酒，

急忙打扮做新人。

青絲挽就蟠龍髻，

不搽脂粉出來臨，

身穿大紅團花袄，

下着五彩綠潮裙；

正似嫦娥離月殿，

猶如仙女下凡塵。

當聽擺起成花燭，

洞房花燭結成親。

情歡意樂如魚水，

春宵一刻值千金。

且說華岳娘娘說道：「相公有詩一首，與你參詳。詩曰：

「遠望高山的青青，

人迷山徑路傍存；

農夫一個穿田過，

脫落簑衣岸邊停。」

劉向一聽，思想：「人在山旁邊，莫非是一個仙字？申加衣邊是個神字。原來一位仙神！」仙女道：「我在斗牛宮內，封我華山廟內爲神。只因相公求着題詩，我今問過月老，與你有三宿夫妻，故此留住相公成親。三宿夫妻已滿，今日就要分別也。」

劉向見說心慌驚，

雙膝跪在地埃塵，

「我今本是凡夫漢，

怎與仙女配婚姻！」

仙女將夫來扶起，

「丈夫！連叫二三聲，

「我今無物來相送，

三件法寶送夫君：

夜明珠一粒相送，

一根珠帶表凡情；

有只碧玉琉璃碗，

送與夫君散心情。」

劉向聽說雙淚落，

就取沉香表凡情；

「有來生下劉家子，

「沉香」二字取爲名；

後來若有成人日，

便把沉香認父親。」

劉向拜別上路去，

娘娘回轉廟堂門。

不提仙女回廟去，

再提劉向有難星。

有一奸臣胡丞相，

宦家飲酒轉衙門。

且說劉向三人趕路，天色已晚，抬頭一看，見一酒店客棧，只得下馬進去歇隔一宿，明日早行也。

不宣劉向進店門，

再宣朝內一奸人，

正在店門來經過，

毫光萬道照天庭，

思想：「店內有寶物？莫非留了小妖精？」分付家丁人四個，「快快與我打店門。」且說劉向正在睡着床中，四個家丁打進店中，只見客房內紅光紫霧閃爍，有一人暈在床中。家丁道：「呔！什麼樣人？你的寶貝那裏偷來的？太師爺在此，快些招來！」劉向倒是一唬：「難道強人來了？」只得起身。見一大人，忙跪稟也。

「小人名叫劉向名，家住青州府內人，只爲上京功名事，華山脚下遇仙人；
仙女贈我金和寶，上京要去獻明君。」奸賊聽說心大怒，開言便叫「捉妖人！」
便把劉向來綑綁，登時推到法場門。先斬後奏君皇曉，不如取了寶和珍。」
劉向此時心中苦，嗷嗷大哭淚紛紛，一道冤氣冲天去，華山仙女得知聞；
速差天兵並天將，法場去救劉姓人。劊子正要提刀斬，青面獠牙護住身；
一陣狂風吹到地，飛沙走石大雨淋，龍樓鳳閣多搖動，金鑾殿上□□□。
君王唬得魂飛散，文武官員盡吃驚。有一翰林王學士，出班飛本奏朝廷；
「伏乞我皇開恩赦，赦轉劉向秀才身。」君皇聽說傳聖旨：「法場赦轉姓劉人。」
劉向主僕多赦轉，二十四拜謝皇恩；萬歲見了心歡喜：「你今到來爲何因？」
劉向跪在金鑾殿：「萬歲聽臣奏原因。」來到京城無別事，所爲進寶萬歲君。」
君皇見寶心大悅，封他官職不非輕，選他揚州爲知府，上管軍來下管民。

劉向當時忙謝恩，二十四拜口稱「臣」。選擇良時黃道日，發牌起馬就登程。

離了長安來得快，華山早在面前存。

且說劉向離了長安，來到華山經過，快喚二爺速辦香燭，進廟焚香禮拜。劉向道：「那日我綁在法場，多虧大仙來救；今日到此，忙謝仙女，就要分別上路去也。」

此時劉向別仙人，心中思想淚紛紛。「當初與仙成花燭，此時陰陽兩處分。」

不宣劉向思念事，路上好比風送雲，不覺來到青州府，安丘縣城面前存。

各府官員都來到，迎接太守劉大人，父母見兒心歡喜，廳堂擺酒飲杯巡。

諸親百眷前來到，不是親來也是親。不宣父母多快樂，再宣劉向上任行。

選了吉時黃道日，堂上拜別二雙親，一路行程多莫說，揚州早到面前存。

太爺進了衙門內，「放告」「收狀」兩分。不宣揚州劉太守，再提華山一段情。

且說西池王母娘娘，每年八月十五，聖誕良辰，再說各大仙，都到瑤池祝壽便了。

仙界再表王母君，天下神仙第一尊，八月十五祝壽誕，蟠桃會上慶上生。

景陽敲鐘三聲響，各路神仙到來臨，都到瑤池來上壽，蟠桃園內鬧盈盈。

且說衆仙祝壽已畢，內中有一大仙玄妙真君，最喜笑話，道：「何仙姑，何仙姑，人人說你有丈夫。」何仙姑言道：「我是並無丈夫，你家妹子倒有丈夫，待我說你知曉也。」

你說我，人不相信；

我說你來不好聽。

你家令妹華山廟，

配與凡夫劉向身，

十月懷胎身粗大，

不到蟠桃見仙人。」

衆仙聽說忙大笑：

「這段情由果是真？」

真君聽了心中想：

「難道當真有私情？」

臉上面紅回身轉，

不別衆仙就動身；

駕起祥雲來得快，

華山早到面前存。

真君開口將言說：

「不到瑤池爲何因？」

且說華岳娘娘回言說道：「哥哥，小妹現在大病臨身，故而未到蟠桃。」真君道：「你好！日不參禪，夜不悟道，

所爲何來？要作凡女！我今到了蟠桃會上，你的凡間之事，我都明白。削盡臉面，還要瞞我？快些說來也。」

娘娘見問變容顏，

霎時脚上踩金蓮，

傾刻天昏並地暗，

無數神兵殺出來。

真君念起神通咒，

駕起祥雲足下邊，

你一刀來我一劍，

大家殺得起愁雲。

娘娘只爲身有孕，

漸漸收下陣臨來；

真君見妹來逃避，

化作長江在面前。

且說娘娘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只因懷中有孕，只得收落雲頭，駕土而走。來至面前，只見長江阻隔，不能行走，心中想道：「難避哥哥，說起來還要動手。」真君把網仙繩縛了妹子，就壓在華山脚底，喝道：「你死罪已免，活罪難逃。」手中提筆，畫了三道靈符，便把洞門封好，立差山神土地看守華山，永不放出也。

不宣真君畫符靈；

再宣娘娘受災星，

此時壓在華山下，

腹中孩兒要臨盆；

迅速光陰容易過，

九月念六子時生。

「丈夫贈我沉香墜，

取名「沉香」認父親。」

卽忙拔棵吉祥草，

紛紛淚落寫書文；

身邊取出沉香寶，

一齊包在裏頭存，

便差夜叉鬼一個，送到揚州府衙門。不提鬼判送子事；再提揚州太守身，正在書房來思想，忽見夜叉一個魂。太守見了驚呆了：「有何屈事到來臨？」夜叉不說陽人話，將書放在面前存；聽得外面小人哭，開門一見失三魂。太守只見沉香墜，血書一封細觀明。不見書信到也罷，見了血書淚紛紛。「非是劉向無情義，我是凡夫你仙人。」地中抱起親兒子，仔細看來苦十分。項平額闊天倉滿，虎背龍腰好郎君。光陰如箭容易過，沉香七歲讀聖文。此時到了十二歲，「爲何不見我娘親？」沉香便把「爹爹」叫，「母親現在那方存？」劉向見問雙淚落，「吾兒今且聽原因：你母不是凡間女，華山廟內女靈神；自從與我成親事，你的母舅二郎神，你娘壓在華山脚，無人救出怎生能？」沉香聽說嚎啕哭，一交跌倒地中心。劉向一見放聲哭，雙手扶起我兒身。開言便把「爹爹」叫，「明朝就要救娘親。」孩兒情愿修行去，做個遊方道士身。尋個明師爲師傅，學成仙法救娘親。」不選良時並吉日，難得沉香孝心人。頭上戴頂道士帽，身上着件紬海青，黃色絲縑腰裏束，紅鞋脚上左右分；大哭一聲真苦切，父子分別苦殺人，小小孩兒尋娘去，滿門哭聲不絕聲。不提劉向嚎啕哭，再提沉香快如雲，在路行程六個月，華山就在面前存。

且說沉香走了半年，來到華山一座古廟，就到裏邊焚香禮拜。見一女神靈，口叫：「親娘呀！」叫了一聲，心中悲切。哭出廟門，一路來至華山脚下，口叫：「親娘呀！親娘呀！」連叫幾聲，沒有答應。閑人看見，「此人是癡！」沉香一聽，放聲大哭：「我的親娘呀，好不苦死人也！」

一輪紅日落西沉，板橋客棧歇安身。一場大病真苦切，日不安來夜不寧。

沉香口中吐鮮血，店主服侍失三魂。得病店中半個月，大病一定命歸陰。

太白金星來下界，變化凡間賣藥人。就在門前來經過，口內連喊「妙藥靈！」

且說店家一見先生，說：「我有一位揚州小客人，患病在此，請求先生，可有妙藥相救？」太白金星道：「在那裏？診脈就知病患也。」

太白金星察原因，「涼藥一服病除根。受盡風霜多厲害，身帶血病不非輕。」

葫蘆倒出仙丹藥，傾刻吃下病輕鬆。沉香即時抽身起，拜謝先生救命恩。

在卽拜罷狂風起，倏忽先生不見形。店內衆人稱「奇怪」，沉香快活十來分。

一心要把親娘救，拜別店主上路行。一路行程多莫說，前面只見歇涼亭。

遙望四面無人走，忽地大雪落紛紛。肚中飢餓真個苦，前無宿店後無村。

悽慘傷心說不盡，又驚太白下凡塵。一邊一塊荒郊地，變成三間茅屋身。

沉香肚內心思想，只見草屋喜歡心。

且說沉香一見茅屋，原來是一位擺卦先生，口稱：「請了！」忙施一禮：「我要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也。」

沉香心內暗禱論：「伏乞先生擺卦靈。」此時金星回言答：「相公今且聽原因。」

你娘受了千般難，命犯災難華山嶺；如今要會親娘面，終南山上叩仙人。」

沉香聽說心歡喜，一陣狂風好驚人，忽然先生人不見，三間茅屋亦無踪。

且說劉沉香道：「好不奇怪！原來是一個神仙！莫不是山上老妖？」

沉香望空拜神明，一人即便望前行，盤山過嶺多辛苦，高山早在面前存。

將身走到三叉路，「不知那條終南嶺？」沉香抬頭觀四面，前邊有個採樵人，

開言便把樵哥問：「終南山在那方存？」

且說樵夫聽說此言，回答：「呵！終南山是有無未知，我天天採樵，那裏曉得路徑？請相公前邊去問罷。」

沉香聽說忙前行，不覺心內細思情：「日落西山天色晚，叫我那裏去安身？」

山高萬丈無人走，樹木風聲怕殺人，四處亂山命刻絕，斷頭絕路苦傷心；

肚又飢來身又冷，今夜殘生活不成！大哭悲傷真真苦，驚動大羅太白星；

太白金星將身變，變了看牛牧童身，騎牛遠遠盤山出，短笛橫吹不住聲。

沉香正要尋短見，牧童口內喝連聲。

且說牧童救了沉香，沉香觀看，原來是一位牧童，開言道：「多謝小哥救命之恩！」金星說：「趕路要緊！」沉

香緊緊上前，扯住牛尾，一路而行。

牧童一見笑盈盈，「沉香！連叫二三聲，「你今要到終南去，跟我前來一同行。」

說話不多二三句，一條石橋好驚人，「石橋只有三寸闊，叫我怎能過橋行？」

且說沉香一看，心中驚怕，叫道：「牧童哥哥！此橋只得三寸之闊，必定跌在河中而亡。」牧童聽說，答道：「小官人休要驚怕，扯住牛尾，跟我過橋，方保無事。」沉香心中思想：「只得過去。」千思萬想，終是一死便了。

耳邊聽得風一聲，扯住牛尾過橋行，抬頭得見牧童面，一陣清風不見形。

此時抬頭觀四面，一座高山面前存，上寫「第一終南山。」沉香一見喜十分。

急忙來在終南上，抬頭一看二老人，沉香只得來跪下，口口聲聲「師傅！稱。

漢鐘離一見呼呼笑，洞賓見了笑盈盈，開言便把沉香問：「你到此山為何因？」

沉香此時回言答：「仙人在上聽原因，弟子家住揚州府，沉香二字吾的名，

出生一十三年滿，千辛萬苦救娘親，只為母舅將娘害，壓在華山受苦辛。」

鐘離聽說回言答：「沉香今且聽原因，若要救娘仙山上。」沉香聽說喜歡心。

雙雙白鶴空中舞，靈芝仙草色色新，白香玉樹香風動，洞邊澗水綠沉沉。

且說沉香跟了二仙，來到洞門口。只見青松翠柏；白玉塔道，八寶嵌成；玲瓏珠翠，四邊圍繞欄杆。沉香又見各諸仙多在着棋，有的大仙吟詩作賦，也有的笙簫細樂，再有的彈唱古人也。

此時衆仙開言道：

「你到終南爲何因？」

沉香此時回言答：

「大仙在上聽原因：

弟子家住揚州府，

沉香是我，姓劉人；

所爲母舅將娘害，

伏乞大仙救娘親。」

且說衆仙聽了沉香之言，原來是個孝子。迅速光陰易過，那日八月中秋已到，衆仙要到蟠桃會去，「洞中之事，交付與你照應也。」

衆仙吩咐忙騰雲，

沉香好不喜歡心。

抬頭看見仙桃子，

吃了肚中長三分。

中間還有葫蘆在，

毫光萬丈照乾坤，

裏邊都是仙丹藥，

一齊吃下肚中存。

沉香此時往裏走，

抬起頭來看分明，

一盃仙酒臺上擺，

登時飲在肚中存。

重又抬頭睜眼看，

一口寶劍現寶雲，

兵書一部中間擺，

沉香一見喜歡心。

此時收了諸般寶，

登時力氣長千斤，

一身法術盡通曉，

千變萬化件件能。

「不免早早華山去！」

偷了寶物就駕雲。

且說沉香偷了許多寶物，駕起祥雲，來到華山，大喊：「親娘！」無人答應。又聽得左邊雲裏面一聲喊道：「沉香大胆！在此大喊胡言。二郎神來也。」

沉香一見吃一驚，

雙膝跪在地中心。

自稱：「外甥」人一個，

「母舅！」連叫二三聲。

真君聽說心大怒，

就罵：「沉香不是人！」

你今要會親娘面，

就在山前顯威靈。」

沉香聽說回言答：

「母舅今且聽原因：

若無法力休會我。」

二人脚下便生雲。」

真君此時妙法現，沉香本事欠三分。不宣二人較鬥事，再宣羣仙八洞神。

且說白鶴童子路過華山，只見雲頭內有二人爭鬥，只得往下觀看。前面敗的是沉香，後面追的是二郎神。白鶴一見，收轉雲頭，慌忙報衆仙知曉也。

八洞神仙轉回程，路遇白鶴稟事情，衆仙聽說心大怒。九天玄女也來臨，

蓬萊仙人都來到，百花四姐下天門，都到華山威靈顯。真君一見吃一驚，

此時真君念動咒，天兵天將到來臨：馬、趙、溫、岳四天將，雷公、電母、六甲神。

雷轟電閃山搖動，飛沙走石亂乾坤，陣前放出開山炮，殺得天昏地不明。

衆仙一見驚呆了，驚動南海觀世音，九霄雲內觀爭鬥，「沉香孝子救娘親，」

駕雲來到靈霄殿，將言奏與玉皇聽：「伏乞玉皇傳勅旨，快快二下各收兵。」

玉皇准與觀音奏，差下大羅太白星，太白金星來下界，衆仙各各都收兵。

沉香此時心歡喜，就到華山喊：「娘親！」東尋西尋無尋處，山前山後沒人形。

沉香哭得肝腸斷，口叫：「娘親！」幾千聲。山神土地開言道：「娘親壓在華山存。」

沉香聽說心中苦，開山鉞斧手中存，望空一劈兵兵響，百里華山兩處分。

洞中抱起親娘母，放聲大哭叫：「娘親！」母子相會真個苦，哭得天昏地不明。

「不孝孩兒身有罪，救遲母親罪不輕！」娘娘本是天仙女，面黃飢瘦不成人。